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在 Norman (1981) 共同閩語韻母的構擬裡，他為共同閩語的梗攝開口字重建了以下的形式 **-aŋ*（生坑井）/**-ak*（客），**-iaŋ*（聽驚命）/**-iak*（壁）。基本上，Norman 用以構擬的材料是沒有問題的，結果也可信。不過觀察以上擬音，我們認為仍有幾個地方需要深入探討。首先，以中古音的架構而言，梗攝開口字包括梗二（庚二、耕二）、梗三（庚三、清三）與梗四（青）共五類。Norman 的擬音只包括以上四類，有必要增加材料作更全面的觀察。其次，閩語由於歷史形成的因素，語言層次相當豐富。若把上述擬音放入中古音架構，則梗攝開口字韻母有二、三等同形與三、四等同形的表現，這一現象該如何理解？有沒有其他跨等第同形的表現？這些形式彼此間孰先孰後？它們與漢語音韻史的關係為何？凡此都必須進一步探究。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利用比較方法，利用目前豐富的閩語方言材料（包括閩東、閩南等），說明下列課題：(1) 重建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及其次位方言的早期形式，從而探討中古梗攝字在閩語中的演變。(2) 根據音韻規則運作的先後次序，具體說明梗攝二三四等同形 (**-aŋ*) 與三四等同形 (**-iaŋ*) 的相對關係。(3) 最後我們將參考既有的漢語音韻史的知識，說明閩語各個層次可能的絕對時間。

關鍵詞：共同閩語，梗攝開口字，比較方法，層次，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在 Norman (1981) 構擬的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相當於中古梗攝開口字的同源詞有以下兩類不同的形式：

* 本文曾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主辦之第十七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年會（IACL-17，2009/7/2-4，巴黎）上宣讀。初稿寫成之前及論文宣讀之後曾先後跟本所同仁林英津教授、台大中文系博士生杜佳倫小姐與政大中文系碩士譚家麒先生多所討論，對他們所提供的想法與建議特此致謝。此外，我們尤其要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他們仔細地通讀全文，不但提供若干同源詞的想法，也指出標題乃至於書寫上的錯謬。當然，文中任何掛一漏萬之處，概由作者負責。

〈表 1〉Norman (1981:69, 70) 梗攝開口字同源詞表

*aŋ; *ak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生	saŋ1	saŋ1	sī1	sē1	saŋ1	saŋ1	sɔ̃1	ʃaŋ1
坑	kʰaŋ1	kʰaŋ1	kʰī1	kē1	kʰaŋ1	kʰaŋ1	kʰɔ̃1	kʰaŋ1
井	tsaŋ3	tsaŋ3	tsī3	tsē3	tsaŋ3	tsaŋ3	tsɔ̃3	tsiaŋ3
客	kʰaʔ7	kʰaʔ7	kʰeʔ7	kʰeʔ7	kʰa7	kʰa7	kʰɔʔ7	kʰaʔ3
*iaŋ; *iak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聽	ʰiaŋ1	ʰiaŋ1	ʰiā1	ʰiā1	ʰiaŋ1	ʰiaŋ1	ʰiɔ̃1	ʰiaŋ1
驚	kiaŋ1	kiaŋ1	kiā1	kiā1	kiaŋ1	kiaŋ1	kiɔ̃1	kiaŋ1
命	miaŋ6	miaŋ6	miā6	miā6	miaŋ6	miaŋ6	miɔ̃5	miaŋ6
壁	peʔ7	pieʔ7	piaʔ7	piaʔ7	pia7	pia7	piɔʔ7	pia3

Norman 用來構擬的同源詞沒有問題，根據正確對應所構擬出來的結果自也可信。以上八個同源詞與中古切韻的對應關係如下：¹

梗開二庚韻 生 *ʃaŋ1、坑 *kʰaŋ1、客 *kʰak7

梗開三庚韻 驚 *kiaŋ1、命 *miaŋ6

梗開三清韻 井 *tsaŋ3

梗開四青韻 聽 *ʰiaŋ1、壁 *piaŋ7

自 Norman 之後，有關梗攝字讀音及其擬測，到目前也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成果，例如黃典誠 (1980, 1982)、張琨 (1984, 1989)、張光宇 (1990)、平田昌司 (1995)、李榮 (1996)、徐芳敏 (2002)。其中李榮 (1996) 觀察東南各省漢語方言梗攝字的表現，結論指出梗攝字的主要元音應構擬為低元音 -a-，與 Norman 共同閩語的構擬可謂不謀而合。不過觀察以上擬音，我們認為仍有幾個地方需要深入探討。首先，以中古音的架構而言，梗攝開口字包括梗二（2 類，庚二、耕二）、梗三（2 類，庚三、清三）與梗四（1 類，青）等共五類。Norman 的擬音只包括以上四類，顯然有需要增加材料作更全面的觀察。其次，閩語由於歷史形成的因素，存在相當豐富的語言層次（參考 Norman 1979，楊秀芳 1982，徐芳敏 1991）。根據上述擬音，以中古音的架構來看，梗攝開口字韻母有二、三等同形（如生 *saŋ1 與井 *tsaŋ3）² 與三、四等同形（如驚 *kiaŋ1 與聽 *ʰiaŋ1）的表現。這些現象該如何理解？彼此間孰先孰後？這些讀音與漢語音韻史的關係為何？凡此都是需要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¹ 以下韻目以平賅上去入。

² 不過據我們的初步觀察，還有不少青韻四等字亦可以構擬為 *-aŋ，詳後文的討論。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將以比較方法，利用目前豐富的閩語方言材料（包括閩東、閩南等），說明下列課題：(1) 重建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及其次位方言的早期形式，從而探討中古梗攝字在閩語中的演變。(2) 根據音韻規則運作的先後次序，具體說明梗攝二三四等同形 (*-aŋ) 與三四等同形 (*-iaŋ) 在歷時發展上的相對關係。(3) 最後，我們將參考既有的漢語音韻史的知識，說明閩語各個層次可能的絕對時間。

本文只討論梗攝開口字，包括梗攝二等庚韻、二等耕韻、三等庚韻、三等清韻、四等青韻共五個中古韻類。至於梗攝合口字由於常用字不多，暫時不論。

2. 梗攝開口字在現代閩南方言中的現象與構擬

本節 (§2) 與下一節 (§3) 分別觀察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梗攝開口字的同源詞，並著手構擬這兩大方言梗攝開口同源詞的早期形式。從中古音的架構來看，梗攝開口字包括收鼻音韻尾的陽聲韻與收塞聲韻尾的入聲韻，我們下文將分別討論這兩類韻尾的同源詞。

2.1 閩南方言梗攝陽聲韻字的現象與構擬

根據 Norman (1981) 的構擬，梗攝開口陽聲韻字可以分為兩個類，一是不帶介音的 *aŋ，一是帶有介音的 *iaŋ。底下我們把 *aŋ 稱為青類字，把 *iaŋ 稱為鼎類字，分別觀察它們在閩南方言中的演變。附帶一提，同源詞表中凡帶有括弧的 (X)，代表 X 屬於不同層次的讀音，除特別討論的讀音，暫時可以不論。

2.1.1 閩南方言梗攝青類字的對應

底下分別列出六個閩南方言的梗攝青類字同源詞比較表來作一番觀察：³

³ 語料來源出處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 (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 (1989)、漳州根據林寶卿 (1992) 與馬重奇 (1993)、東山根據東山縣志 (1994)、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 (1996)、揭陽根據蔡俊明 (1976)。以下引用同一方言點，不另出註說明。另外要說明的是，表中「盲、名、命/嶺/硬、迎」等字在泉州與漳州兩地閩南語中一般讀為鼻音聲母 (m-/n-/ŋ-)。然而這類鼻音聲母在泉、漳兩系的方言內部通常與不送氣帶音聲母 (b-/l-/g-) 呈現為互補分布，其條件是韻母是否為鼻化韻。問題在於，儘管現象如此，但是否將這兩類聲母標寫為同一個音位則往往見仁見智。比方漳州的兩份語料一份是音位化的標法 (林寶卿 1992)，另一份 (馬重奇 1993) 則是分為兩類。為了方便參照，現在我們全部以音位化的方式標寫為 b-/l-/g-。至於潮汕方言，由於 m-/n-/ŋ- 與同部位的帶音聲母 b-/l-/g- 在某些韻母前存在音位性的對立，因此我們引用時不予更動。

〈表 2〉閩南方言青類字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彭梗二庚	p ^h i2	p ^h i2	p ^h ẽ2	p ^h ẽ2	p ^h ẽ2	p ^h ẽ2
盲梗二庚	bi2	bi2	bẽ2	bẽ2	mẽ2	mẽ2
撐梗二庚			thẽ1	thẽ1	thẽ1	thẽ1
撐梗二庚	thĩ5	thĩ5	thẽ5	thẽ5	thẽ5	thẽ5
生梗二庚	sĩ1, tshĩ1	sĩ1, tshĩ1	sẽ1, tshẽ1	sẽ1, tshẽ1	sẽ1, tshẽ1	sẽ1, tshẽ1
更梗二庚	kĩ1	kĩ1	kẽ1	kẽ1	kẽ1	kẽ1
羹梗二庚	kĩ1	kĩ1	kẽ1	kẽ1	kẽ1	kẽ1
坑梗二庚	khĩ1	khĩ1	khẽ1	khẽ1	khẽ1	khẽ1
硬梗二庚	gĩ5	gĩ6	gẽ6	gẽ6	ŋe4	ŋe4
桁梗二耕	i2	i2	ẽ2	ẽ2	ẽ2	ẽ2
棚梗二耕	pi2	pi2	pẽ2	pẽ2	pẽ2	pẽ2
爭梗二耕	tsĩ1	tsĩ1	tsẽ1	tsẽ1	tsẽ1	tsẽ1
睜梗二耕	tĩ1	tĩ1	tẽ1	tẽ1	tẽ1	tẽ1
諍梗二耕	tsĩ5	tsĩ5	tsẽ5	tsẽ5		
平梗三庚	pi2	pi2	pẽ2	pẽ2	pẽ2	p ^h ẽ2
坪梗三庚	pi2	pi2	pẽ2	pẽ2		
柄梗三庚	pi5	pi5	pẽ5	pẽ5	pẽ5	pẽ5
病梗三庚	pi5	pi6	pẽ6	pẽ6	pẽ6	pẽ6
驚梗三庚	kĩ1	kĩ1	kẽ1			
井梗三清	tsĩ3	tsĩ3	tsẽ3	tsẽ1	tsẽ1	tsẽ1
晴梗三清	[tsĩ2] ⁴		tsẽ2	tsẽ2	tsẽ2	tsẽ2
姓梗三清	sĩ5	sĩ5	sẽ5	sẽ5	sẽ5	sẽ5
鄭梗三清	tĩ5	tĩ6	tẽ6	tẽ6	tẽ6	tẽ6
嬰梗三清	ĩ1	ĩ1	ẽ1	ẽ1		ẽ1
青梗四青	tshĩ1	tshĩ1	tshẽ1	tshẽ1	tshẽ1	tshẽ1
星梗四青	tshĩ1	tshĩ1	tshẽ1	tshẽ1	tshẽ1	tshẽ1
醒梗四青	tshĩ3	tshĩ3	tshẽ3	tshẽ3	tshẽ3	tshẽ3
經梗四青	kĩ1	kĩ1	kẽ1	kẽ1	kẽ1	kẽ1

上列同源字表有幾個地方要說明：

⁴ 泉州、永春無此音。今根據同屬泉州系統的南安音（李如龍 2001a）補入。

第一、梗攝二等庚韻的「撐」在《廣韻》無其字，與其音韻地位相當的是從木從悤的「悤」。據《廣韻》，悤，丑耕切，撥也，又悤柱也。今閩南漳州、潮州方言划船的划說 $th\tilde{e}1$ 、 $th\tilde{e}1$ ，其意正與「撥」相同。泉州系統的方言如泉州、永春、南安等划船的划多說 $ko5$ ，所用詞彙不同。

第二、梗攝二等戶耕切的「桁」，意為屋桁，屋上橫木也。今各閩南方言此詞的語義都是指屋上橫梁，與屋上橫木之意義相合。⁵

第三、梗攝三等庚韻的「驚」在泉州讀 $k\tilde{e}1$ 、漳州讀 $k\tilde{e}1$ ，主要出現在二十四節氣中的「驚蟄」。根據 Douglas《廈英大辭典》的記載 (1873[1990:204])，百年前漳州「驚蟄」一詞讀為 $k\tilde{e}1\ tit8$ ，廈門讀為 $k\tilde{e}1\ tit8$ ，而現代泉州則改用 $kin1\ tiak8$ （林連通），驚的文讀音取代了白話音；現代漳州「驚」則還保持 $k\tilde{e}1$ 。至於潮汕方言，Fielde《汕頭音義字典》(1883:232) 顯示當時汕頭方言已經改讀 $ken1\ tek8$ 。「驚蟄」一詞的讀音顯示文白層次在閩南各次方言內互有勝負。

第四、梗攝四等清韻的「經」，《廣韻》載其語義有「絞也、經緯也」。現代閩南語的 $k\tilde{e}1$ 、 $k\tilde{e}1$ 、 $k\tilde{e}1$ 均指「編織」、「組編」。例如泉州 $k\tilde{e}1\ p\psi5$ 經布意為織布，漳州 $k\tilde{e}1\ man6$ 經網意為編網子，揭陽有 $k\tilde{e}1\ si1$ ，指蟲類吐絲。閩南方言「經」的用法與「絞、經緯」完全相合。⁶

觀察以上閩南方言的對應，最值得一點是，梗攝開口字底下全部的類（庚二、耕二、庚三、清、青五韻）都有讀為青類字 \tilde{e} 的語音形式。從對應關係來看，以上同源詞在共同閩南方言中的形式可構擬為 $*\tilde{e}$ 。泉州系統的方言發生了元音高化的演變：

$$*\tilde{e} > \tilde{i}$$

這個變化使得泉州系統的閩南語梗攝字與山攝字有相同的韻母，例如永春方言「鮮」 $ts\tilde{h}i1$ = 「青」 $ts\tilde{h}i1$ 、「扇」 $si5$ = 「姓」 $si5$ 。

2.1.2 閩南方言梗攝鼎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閩南各次方言中鼎類字的對應，請看下表：

⁵ 這個形式的語源問題是審查人指出來的。泉、漳語料都把這個語音形式的漢語語源寫為「楹」。然而「楹」義為柱子，與屋樑並不相應。

⁶ 我們（吳瑞文 2002:151）曾把廈門的四等青韻字「經」 $ki1$ 與「鼎庭聽」等 ia 韻字並列，認為它們屬於相同的時間層次。但根據本文的分析，廈門「經」 $ki1$ 的韻母與 ia 應分屬不同層次。

〈表 3〉閩南方言鼎類字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行梗三庚	kiã2	kiã2	kiã2	kiã2	kiã2	kiã2
命梗三庚	biã5	biã6	biã6	biã6	miã6	miã6
驚梗三庚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京梗三庚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kiã1
鏡梗三庚	kiã5	kiã5	kiã5	kiã5	kiã5	kiã5
迎梗三庚	giã2	giã2	giã2	giã2	(ŋeŋ2)	(ŋeŋ2)
影梗三庚	iã3	iã3	iã3	iã3	iã3	iã3
餅梗三清	piã3	piã3	piã3	piã3	piã3	piã3
擗梗三清	piã5	piã5	piã5			
名梗三清	biã2	biã2	miã2	miã2	miã2	miã2
嶺梗三清	liã3	liã3	liã3	liã3	niã3	niã3
精梗三清	tsiã1	tsiã1	tsiã1	tsiã1	tsiã1	tsiã1
請梗三清	tshiã3	tshiã3	tshiã3	tshiã3	tshiã3	tshiã3
倩梗三清	tshiã5	tshiã5	tshiã5	tshiã5	tshiã5	
程梗三清	thiã2	thiã2	thiã2	thiã2	thiã2	thiã2
埕梗三清	tiã2	tiã2	tiã2	tiã2	tiã2	tiã2
正梗三清	tsiã5	tsiã5	tsiã5	tsiã5	tsiã5	tsiã5
成梗三清	tshiã2, siã2	tshiã2, siã2	tshiã2, siã2	tshiã2, siã2	tshiã2, siã2	tshiã2, siã2
城梗三清	siã2	siã2	siã2	siã2	siã2	siã2
聲梗三清	siã1	siã1	siã1	siã1	siã1	siã1
聖梗三清	siã5	siã5	siã5	siã5	siã5	siã5
羸梗三清	iã2	iã2	iã2	iã2	iã2	iã2
鶻梗四青	phĩã1	phĩã1	phĩã1	phĩã1	phĩã1	phĩã1
鼎梗四青	tiã3	tiã3	tiã3	tiã3	tiã3	tiã3
庭梗四青	tiã2	tiã2			tiã2	
聽梗四青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廳梗四青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thĩã1
定梗四青	tiã5	tiã6	tiã6	tiã6	tiã6	tiã6

上列同源詞表說明如下：

第一、「摒」，界政切，梗攝開口三等清韻幫母去聲字，意為摒除也。今閩南語「清掃」義多說 piã5 sau3。

第二、「倩」字讀 tshia5，在各閩南次方言中，都是指「任用、僱請」的意思。「倩」這個用法在六朝時期的史書中已經有記錄。陳壽《三國志·魏書》載：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卷十九）

上文中的「倩人」指僱人代勞，用法與現代閩南語的用法相同。

第三、「成」在各地閩南語中均至少有兩讀，一為送氣塞擦音 tsh-，一為擦音 s-。讀為 tshia2 的多作為裝潢、整修等謂詞，如永春、漳州有 tshia2 tshu5「成戍」（修房子），台灣閩南語有 tshia2 kik7，意為裝潢。至於讀為 sia2 的，幾乎都指「成數」之成，屬於體詞。另外，「成」還可以有不送氣塞擦音 ts- 的讀法，如台灣閩南語「m6 tsiã2 laŋ2」，指一個人行為不端不像個人，其中的 tsiã2 也是「成」。

第四、「髀」此字不見於《廣韻》；《集韻》載滂丁切，肋骨。泉州、永春肋骨稱為 phiã1 ki1 kut7（髀枝骨），意義正合。各閩南次方言背部或稱 ka7 tsia7 phiã1、或稱 kha1 tsia7 phiã1，我們認為音節末的 phiã1 也是「髀」。

觀察以上同源詞例，我們認為梗攝鼎類字在共同閩南方言中應構擬為 *iã。就中古等第分布而言，這個韻母絕大多數來自梗攝開口三等字與四等字，唯一的一個二等字是「行」。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就二等字而言，*iã 是否能夠成其為一個獨立的層次？或只是個別的、後起的現象。下文將指出，從系統性的角度來看，共同閩南方言二等字讀 *iã 屬於一個獨立的層次。

2.2 梗攝開口入聲韻字在現代閩南方言的現象與構擬

根據 Norman (1981) 的構擬，梗攝入聲字也有 *ak 與 *iak 兩類構擬，分別與陽聲韻的青類字與鼎類字平行。我們下文將 *ak 稱為楊類字，*iak 稱為壁類字。

2.2.1 閩南方言梗攝楊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楊類字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4〉閩南方言裼類字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百梗二庚	paʔ7	paʔ7	pɛʔ7	paʔ7	peʔ7	paʔ7
伯梗二庚	peʔ7	peʔ7	pɛʔ7	peʔ7	peʔ7	peʔ7
拍梗二庚	pʰaʔ7	pʰaʔ7	pʰaʔ7	pʰaʔ7	pʰaʔ7	pʰaʔ7
白梗二庚	peʔ8	peʔ8	pɛʔ8	peʔ8	peʔ8	peʔ8
宅梗二庚	theʔ8	theʔ8	thɛʔ8	theʔ8	theʔ8	theʔ8
格梗二庚	keʔ7	keʔ7	kɛʔ7	keʔ7	keʔ7	keʔ7
客梗二庚	kheʔ7	kheʔ7	kʰɛʔ7	kʰeʔ7	kʰeʔ7 kʰaʔ7	kʰeʔ7
擘梗二耕	peʔ7	peʔ7	pɛʔ7	peʔ7	peʔ7	peʔ7
麥梗二耕	beʔ8	beʔ8	bɛʔ8	beʔ8	beʔ8	beʔ8
脈梗二耕			mɛʔ8	mɛʔ8	mɛʔ8	mɛʔ8
笱壓，梗二耕	teʔ7	teʔ7	tɛʔ7	teʔ7	teʔ7	teʔ7
冊梗二耕	tsheʔ7	tsheʔ7	tshɛʔ7	tsheʔ7	tsheʔ7	tsheʔ7
隔梗二耕	keʔ7	keʔ7	kɛʔ7	keʔ7	keʔ7	keʔ7
覓梗四青	baʔ8			baʔ8	baʔ8	baʔ8
滴梗四青	(tiʔ7)	(tiʔ7)	(tiʔ7)	(tiʔ7)	(tiʔ7)	(tiʔ7)
踢梗四青	ʰat7	ʰat7	ʰat7	ʰat7	ʰak7 ʰek7	ʰak7
績梗四青	tseʔ7	tseʔ7	tɛʔ7	tseʔ7	tseʔ7	tseʔ7
曆梗四青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裼梗四青	theʔ7	theʔ7	thɛʔ7	theʔ7	theʔ7	theʔ7

上列同源詞表有幾處需要說明：

第一、關於閩南語中表示「壓」teʔ7、tɛʔ7 的語源問題，徐芳敏 (2003:85-91) 曾有詳細的考證。他從現代方言對應與古代經籍訓解兩方面指出，teʔ7、tɛʔ7 的本字是梗攝二等陌韻莊母側伯切的「笱」，意為「迫迮」。我們認為這是相當可信的結論。⁷

第二、根據《廣韻》，「裼」，先擊切，袒衣也。閩南語表示赤裸上半身說「thŋ5 pak7 theʔ7」（褪剝□），最後一個音節正是「裼」。附帶一提，閩東也用同源詞「裼」，如福州打赤膊說「thouŋ5 thaʔ7 phiaŋ1」（褪□髒），第二個音節也是

⁷ 這個形式的語源也是審查人特別指出的。

「楊」。詳細的語源考證可參看吳瑞文 (2009a)。

第三、閩南方言梗攝入聲字的音讀非常複雜。例如二等百、伯兩字中古是同音字，在漳州都讀 $peʔ7$ 、汕頭都讀 $peʔ7$ ；但在其他四個閩南方言韻母則不同音。又如四等覓、績在中古只有聲母不同、韻母相同，但今讀則是聲韻全異：覓為低展唇元音，韻尾為喉塞尾，績為前半高展唇元音，韻尾是喉塞尾。針對這個情況，徐芳敏 (1991:268) 曾經提出解釋，他認為就閩南內部比較而言，「拍」、「百」這樣的同源詞韻母應該構擬為 $*aʔ$ ，大概要承認這類元音是直承上古魚部（陽部）入聲的 $*ak$ 而來。本文則進一步發現上古佳部（耕部）入聲的四等青韻也有 $*aʔ$ 的讀法。我們認為前述徐芳敏的解釋也能適用於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根據李方桂 (1980)，佳部曾經發生元音分裂的變化： $*i > *ia$ ，也就是說，在上古某一階段佳部入聲與魚部入聲曾經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及韻尾，有機會發生相似的變化。⁸ 因此閩南的「覓」、「曆」等字可能經歷以下的演變：

$*-ik > -iak > -ak > -aʔ$

它們丟失了元音性的 $*-i-$ ，保留較低的主要元音。

第四、關於「踢」 $that$ 字，在閩南語中有相當一致的表現，而相應的陽聲韻字又有讀 $-an$ 的，與曾攝一等字有相同的表現。例如：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瘡梗二庚	san3	san3	san3	san3	saŋ3	saŋ3
零梗四青	lan2	lan2	lan2	lan2	laŋ2	laŋ2
星梗四青	san1	san1	san1	san1	saŋ1	saŋ1
等曾一登	tan3	tan3	tan3	tan3	taŋ3	taŋ3
曾曾一登	tsan1	tsan1	tsan1	tsan1	tsaŋ1	tsaŋ1
賊曾一登	tshat8	tshat8	tshat8	tshat8	tshak8	tshak8

「瘡」意指「消瘦」；語詞「零星」則指零錢、散鈔。這幾個詞與「踢」 $that$ 形成一組陽聲入聲相應的韻母。關於這個現象的解釋，徐芳敏 (1991:413) 認為這是早期耕部與蒸部合流的表現，演變方向是耕部變入蒸部，屬於閩南本身的演變。⁹ 至於耕部、蒸部早期舌根韻尾 $*-ŋ/-k$ 何以在閩南語中演變為 $-n/-t$ ？我們推測是

⁸ 徐芳敏 (1991:268-269) 留意到，二等有 $-r-$ 介音，應該考慮這個成分也對元音產生影響。觀察閩南方言的表現，「覓」、「曆」不是二等字而有平行的變化，似乎顯示這變化與二等介音無關。

⁹ 我們（吳瑞文 2002:150）曾認為梗攝讀 $-an$ 韻母的同源詞屬於第一個層次，現在既然認為 $-an$ 是閩南方言自身的演變，那就不能將之推到共同閩語的階段。

耕、蒸合流後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əŋ > ən > an

*ək > ət > at

主要元音 *ə 首先使得韻尾由部位偏後的舌根移動到部位偏前的舌尖，之後元音低化為 a。徐芳敏 (1991:169) 指出，央元音 *ə 低化的原因，可能與音韻結構限制有關，我們暫時接受這個看法。¹⁰

第五、「滴」字在各閩南次方言中都是讀為帶喉塞音韻尾的 tiʔ7。從演變的不可逆性來看，應該屬於較早期的演變。¹¹ 徐芳敏 (1991:278) 認為，「滴」tiʔ7 的韻母在閩南方言中主要分布在山攝三四等入聲，因此推論 tiʔ7 是後起的演變，這是從演變的趨向說明這個音屬於後起的形式。不過若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滴」既可構擬為 *tik，便不能排除主要元音保持佳耕部的早期形式，而韻尾直接弱化的可能，如同陽部入聲的拍、白等字。

若暫時擱置 aʔ、iʔ 與 an/at 這三類韻母，很顯然地，共同閩南方言禡類字應該構擬為 *ɛʔ。共同閩南方言的 *ɛʔ 分布於中古梗攝開口的二、四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雜一個梗攝三等入聲字。

2.2.2 閩南方言梗攝壁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壁類字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5〉閩南方言壁類字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拆梗二庚	thiaʔ7	thiaʔ7	thiaʔ7	thiaʔ7	thiaʔ7	thiaʔ7
額梗二庚	hiaʔ8	hiaʔ8	hiaʔ8	hiaʔ8	hiaʔ8	hiaʔ8
摘梗二耕	tiaʔ7	tiaʔ7	tiaʔ7	tiaʔ7	tiaʔ7	tiaʔ7
屨梗三庚	kiaʔ8	khiaʔ8	kiaʔ8	kiaʔ8	kiaʔ8	kiaʔ8
壁梗四青	piaʔ7	piaʔ7	piaʔ7	piaʔ7	piaʔ7	piaʔ7
羅梗四青	tiaʔ8	tiaʔ8	tiaʔ8	tiaʔ8	tiaʔ8	tiaʔ8

¹⁰ 對類似現象的解釋還可以參看張光宇 (1990, 1996)，他給這批青韻四等字構擬了 *aiŋ。不過平田昌司 (1995) 已經指出 *aiŋ 這一構擬不論是就方言內部、文獻押韻與域外對音材料而言都有不容易解釋的地方，在此我們不接受張氏的構擬。

¹¹ 相關的討論可參看吳瑞文、林英津 (2007)。

以上壁類字同源詞在共同閩南方言中應構擬爲 *iaʔ。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iaʔ 分布於梗攝開口二、三、四等入聲字。對我們特別有啓發的是，梗攝二等庚韻與耕韻入聲有三個同源詞拆、額、摘等讀爲 *iaʔ。這個現象有助於我們推斷梗攝二等陽聲韻字「行」在共同閩南方言中讀爲 kia2 的性質。前文我們提到，觀察鼎類字與中古韻類的對應關係，「行」是一個孤例，恐怕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層次。現在配合入聲的表現，我們有理由主張梗攝二等庚耕韻字在共同閩南方言中確實曾有 *iä : *iaʔ 這樣的一個層次。共同閩南方言的耕庚韻字之所以只有一個孤例，可能由於該韻轄字本來就不多，加上閩南內部又發生詞彙競爭，造成二等的鼎類字只剩下表示行走的「行」kia2 這個口語詞保存下來，其他同地位的二等字則大抵由青類字取勝。

2.2.3 閩南方言梗攝昔韻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昔韻字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6〉閩南方言昔韻字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僻梗三清	p ^h iaʔ7	p ^h iaʔ7	p ^h iaʔ7	p ^h iaʔ7	p ^h iaʔ7	p ^h iaʔ7
跡梗三清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脊梗三清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借梗三清	tsioʔ7	tsioʔ7	tsioʔ7	tsioʔ7	tsioʔ7	tsioʔ7
惜梗三清	sioʔ7	sioʔ7	sioʔ7	sioʔ7	sioʔ7	sioʔ7
席梗三清	tshioʔ8 siaʔ8	tshioʔ8	tshioʔ8 siaʔ8	tshioʔ8	tshioʔ8	tshioʔ8 siaʔ8
隻梗三清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tsiaʔ7
撫梗三清	khioʔ7	khioʔ7	khioʔ7	khioʔ7	khioʔ7	khioʔ7
刺梗三清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赤梗三清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tshiaʔ7
尺梗三清	tshioʔ7	tshioʔ7	tshioʔ7	tshioʔ7	tshioʔ7	tshioʔ7
石梗三清	tsioʔ8 siaʔ8	tsioʔ8	tsioʔ8 siaʔ8	tsioʔ8	tsioʔ8	tsioʔ8 siaʔ8
益梗三清	iaʔ7			(ik7)	iaʔ7	iaʔ7
易梗三清	iaʔ8	(ik8)	(ik8)	iaʔ8		iaʔ8
液梗三清	sioʔ8	(ik8)	(ik8)	sioʔ8	(ek8)	sioʔ8

閩南方言清韻入聲昔韻字基本上有兩種對應：ioʔ 與 iaʔ，根據同源詞的形式，共同閩南方言昔韻字必須構擬為兩種讀音：

*ioʔ 撫石尺液

*iaʔ 僻脊隻益、席赤石

我們將 *ioʔ 稱為借類字，它們的上古來源是陽部入聲。根據 Norman (1981:69)，在共同閩語中有 *iok，同源詞證據是「箸」。共同閩南方言的借類字 *ioʔ 與 Norman 構擬的 *iok 相當。

3. 梗攝開口字在現代閩東方言中的表現與構擬

閩東方言的梗攝開口陽聲韻字與閩南相同，也可分為青類字與鼎類字；相應的入聲也可分為禡類字、壁類字與借類字。底下分節一一說明。

3.1 閩東方言梗攝陽聲韻字的表現與構擬

3.1.1 閩東方言梗攝青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青類字在閩東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¹²

〈表 7〉閩東方言青類字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彭梗二庚	pʰaŋ2	pʰaŋ2	pʰaŋ2	pʰaŋ2	pʰaŋ2	pʰaŋ2
盲梗二庚	maŋ2	maŋ2	maŋ2	maŋ2	maŋ2	maŋ2
撐梗二庚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撐梗二庚	tʰaŋ5	tʰaŋ5		tʰaŋ2		
生梗二庚	saŋ1 tʰsaŋ1	saŋ1 tʰsaŋ1	saŋ1 tʰsaŋ1	saŋ1 tʰsaŋ1	saŋ1 tʰsaŋ1	saŋ1 tʰsaŋ1
更梗二庚	kaŋ1	kaŋ1	kaŋ1	kaŋ1		(keŋ1)
坑梗二庚	kʰaŋ1	kʰaŋ1	kʰaŋ1	kʰaŋ1	kʰaŋ1	kʰaŋ1 (kʰeŋ1)
羹梗二庚	(kœŋ1)		(keŋ1)	(keiŋ1)	(keiŋ1)	(keŋ1)

¹² 語料來源出處如下：柘榮 (1995)、壽寧 (1992)、寧德 (1995)、閩清 (1993)、永泰 (1992) 均根據縣志方言志，福清根據馮愛珍 (1993)。以下引用同一方言點，不另出註說明。

硬梗二庚	(ŋœŋ6)	(ŋeŋ6)	(ŋeŋ6)	(ŋeiŋ6)	(ŋeiŋ6)	(ŋeŋ6)
桁梗二耕	aŋ2			aŋ2	aŋ2	aŋ2
棚梗二耕	(pœŋ2)	(peŋ2)	(peŋ2)	(peiŋ2)	paŋ2	paŋ2
爭梗二耕	(tsœŋ1)	tsaŋ1 (tseŋ1)	tsaŋ1 (tseŋ1)	tsaŋ1 (tseiŋ1)	tsaŋ1 (tseiŋ1)	tsiaŋ1 tsaŋ1
睜梗二耕	taŋ1	taŋ1	naŋ1			taŋ1
諍梗二耕	(tsœŋ5)				tsaŋ5	
平梗三庚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坪梗三庚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paŋ2
柄梗三庚	paŋ5	paŋ5	paŋ5	paŋ5	paŋ5	paŋ5
病梗三庚	paŋ6	paŋ6	paŋ6	paŋ6	paŋ6	paŋ6
井梗三清	tsaŋ3	tsaŋ3	tsaŋ3	tsaŋ3	(tsiaŋ3)	tsaŋ3
晴梗三清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姓梗三清	saŋ5		saŋ5	saŋ5	saŋ5	saŋ5
鄭梗三清	taŋ6	taŋ6	taŋ6	taŋ6	taŋ6	taŋ6
青梗四青	tshaŋ1	tshaŋ1	tshaŋ1	tshaŋ1	tshaŋ1	tshaŋ1
星梗四青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醒梗四青	tshaŋ3	tshaŋ3	tshaŋ3	tshaŋ3	tshaŋ3	tshaŋ3
經梗四青			kaŋ1	(kiaŋ1)		(kiaŋ1)

上列同源詞表有幾處需要說明：

第一、閩東方言的梗攝二等字有一批韻母讀為半高展唇或合唇元音，如柘榮的 œŋ，壽寧、福清的 eŋ，寧德的 eŋ，閩清、永泰的 eiŋ。以二等「生」字為例，各閩東次方言有如下的文白異讀：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生～囡 白讀	saŋ1	saŋ1	saŋ1	saŋ1	saŋ1	saŋ1
生學～ 文讀	sœŋ1	seŋ1	seŋ1	seiŋ1	seiŋ1	seŋ1

從分布上看，這些音只出現在二等，同時屬於書面文讀音，是晚近傳入的。在構擬共同閩東方言時，這些文讀音應該暫時排除。

第二、梗攝四等的「星」在各閩東次方言中都是一個高元音的韻母 siŋ1，這個韻母是三四等合流之後的文讀音。以三等「晴」字與四等「青」字為例，各閩東次方言有如下的文白異讀：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晴白讀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saŋ2
晴文讀	tsiŋ2	tsiŋ2	tsen2 ¹³	tsiŋ2	tsiŋ2	tsiŋ2
青白讀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tʰaŋ1
青文讀	tʰiŋ1	tʰiŋ1	tʰiŋ1	tʰiŋ1	tʰiŋ1	tʰiŋ1

上表可以清楚看到，除了寧德以外，三等「晴」與四等「青」文讀音都是 iŋ。至於寧德，根據沙平 (1999:283) 的說明，eŋ 韻母只有陽平、陰去與陽去，缺少相應的陰平與上聲，iŋ 韻母則沒有分布上的限制。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閩東方言梗攝三四等韻母文讀音就是 *iŋ。寧德則發生了以調類為條件的分化。就「星」這個詞彙而言，我們認為它被文讀音所取代，這個詞彙取代發生的時間至少可以追溯到共同閩東方言時期。

根據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的證據，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青類字應當構擬為 *aŋ。這個韻母出現在梗攝陽聲韻二、三、四等。

3.1.2 閩東方言梗攝鼎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鼎類字在閩東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8〉閩東方言鼎類字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行梗二庚	kiaŋ2	kiaŋ2	kieŋ2	kiaŋ2	kiaŋ2	kiaŋ2
命梗三庚	miaŋ6	miaŋ6	mieŋ6	miaŋ6	miaŋ6	miaŋ6
驚梗三庚	kiaŋ1	kiaŋ1	kiaŋ1	kiaŋ1	kiaŋ1	kiaŋ1
鏡梗三庚	kiaŋ5	kiaŋ5		kiaŋ5	kiaŋ5	kiaŋ5
迎梗三庚	ŋiaŋ2	ŋiaŋ2	ŋieŋ2	ŋiaŋ2	ŋiaŋ2	ŋiaŋ2
影梗三庚	iaŋ3	iaŋ3		iaŋ3	iaŋ3	iaŋ3
餅梗三清	piaŋ3	piaŋ3	piaŋ3	piaŋ3	piaŋ3	piaŋ3
摒梗三清		piaŋ5				piaŋ5
名梗三清	miaŋ2	miaŋ2	mieŋ2	miaŋ2	miaŋ2	miaŋ2
請梗三清	tʰiaŋ3	tʰiaŋ3	(tʰaŋ3)	tʰiaŋ3	tʰiaŋ3	tʰiaŋ3

¹³ 《寧德市志·方言志》缺「晴」字文讀音，茲根據沙平 (1999) 補入。特別要說明的是，這兩種寧德的材料都有 eŋ 與 ieŋ 的韻母對立。

倩梗三清	tshian5	tshian5	tshien5 ¹⁴	tshian5	tshian5	tshian5
淨梗三清	tsian6	tsian6	tsien6	tsian6	tsian6	tsian6
程梗三清	tian2	tian2	thien2	tian2	tian2	tian2
嶺梗三清	lian3	lian3	lian3	lian3	lian3	lian3
正梗三清	tsian5	tsian5	tsien5	tsian5	tsian5	tsian5
成梗三清	sian2	tshian2 sian2	sien2	tshian5 sian2	tshian5 sian2	tshian2 sian2
城梗三清	sian2	sian2	sien2	sian2	sian2	sian2
聲梗三清	sian1	sian1	(saŋ1)	sian1	sian1	sian1
聖梗三清	sian5	sian5	sien5	sian5	sian5	sian5
羸梗三清	ian2	ian2	ien2	ian2	ian2	ian2
鶻梗四青	phiaŋ1	phiaŋ1	phiaŋ1	phiaŋ1		phiaŋ1
鼎梗四青	tian3	tian3	tian3	tian3	tian3	tian3
聽梗四青	thian1	thian1	(thaŋ1)	thian1	thian1	thian1
廳梗四青	thian1		(thaŋ1)	thian1	thian1	thian1
定梗四青	tian6	tian6	tien6	tian6	tian6	tian6

觀察上列同源詞表，可以清楚發現柘榮、壽寧、閩清、永泰、福清等地一致地都是 ian，只有寧德有三種讀音：ien、ian 與 aŋ。其中 ien 出現在陽平、陰去、陽去，ian 則出現在陰平與上聲，換言之，兩個韻母在分布上是互補的，早期形式應該也是 *ian。至於寧德的 aŋ，我們認為是不同層次的表現，相當於上一節的青類字。

根據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的證據，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鼎類字應當構擬為 *ian。這個韻母出現在梗攝陽聲韻二、三、四等。

3.2 梗攝入聲韻字在現代閩東方言的現象與構擬

3.2.1 閩東方言梗攝陽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陽類字在閩東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¹⁴ 《寧德市志·方言志》缺載，茲據沙平(1999)補入。

〈表 9〉閩東方言楊類字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百梗二庚	paʔ7	pa5	paʔ7	paʔ7	paʔ7	pa5
伯梗二庚	paʔ7	paʔ7	paʔ7	paʔ7	paʔ7	pa5
拍梗二庚	pʰaʔ7	pʰa5	pʰaʔ7	pʰaʔ7	pʰaʔ7	pʰa5
白梗二庚	paʔ8	paʔ8	paʔ8	paʔ8	paʔ8	pa1
窄梗二庚	tʂaʔ7		tʂaʔ7	tʂaʔ7	tʂaʔ7	tʂa7
宅梗二庚	tʰaʔ8	tʰaʔ8		tʰaʔ8	tʰaʔ8	tʰaʔ8
格梗二庚	kaʔ7	kɛʔ7	kaʔ7	kaʔ7	kaʔ7	ka5
客梗二庚	kʰaʔ8	kʰa5	kʰaʔ8	kʰaʔ8	kʰaʔ8	kʰa5
擘梗二耕	paʔ7	pa5	paʔ7		paʔ7	pa5
麥梗二耕	maʔ8	maʔ8	maʔ8	maʔ8	maʔ8	ma1
脈梗二耕	maʔ8	maʔ8	maʔ8	maʔ8	maʔ8	maʔ8
𣎵梗二耕	taʔ7	ta5	taʔ7	taʔ7	taʔ7	ta5
冊梗二耕	tʂʰaʔ7		tʂʰaʔ7	tʂʰaʔ7	tʂʰaʔ7	tʂʰa5
隔梗二耕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5
滴梗四青	(tik7)	(tiʔ7)	(tek7)	(tik7)	(tiʔ7)	(teʔ7)
踢梗四青	(thik7)	(thiʔ7)	(thek7)	(thik7)	(thiʔ7)	(theʔ7)
績梗四青	tʂaʔ7	(tsiʔ7)	(tsek7)	(tsik7)	(tsiʔ7)	tʂaʔ7
曆梗四青	(lik8)	liaʔ8		(lik8)	(liʔ8)	(leʔ8)
楊梗四青	tʰaʔ7	tʰaʔ7	tʰaʔ7	tʰaʔ7	tʰaʔ7	tʰa5

以上同源詞表的對應關係中，二等的現象比較單純，四等的現象則相對複雜。底下一一說明：

第一、柘榮的青韻入聲有兩種讀音，一是 -ik，一是 -aʔ，從陽聲韻的表現來看，我們認為 -ik 是與 -iŋ 相應的文讀音，-aʔ 是與 -aŋ 相應的白話音。以此類推，寧德的 -ek/-aʔ、閩清 -ik/-aʔ、永泰 -iʔ/-aʔ、福清 -eʔ/-aʔ 等都可以有相同的解釋。

第二、壽寧有三種讀音，其中 -iʔ 是晚近的文讀音，-aʔ 是與青類字相應的白話音。至於曆 liaʔ8，我們推測認為它是與鼎類字相應的入聲。換言之，曆 liaʔ8 屬於壁類字，下文會看到更多同源詞例。

第三、福清有不少入聲韻字今讀已經丟失喉塞音韻尾與陰聲韻字混讀。根據馮愛珍 (1993:125) 的說明，清入字在丟失喉塞音後會讀同陰去 5，濁入字則會讀

同陰平 1，壽寧也有類似的情況。

根據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的證據，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楊類字應該構擬為 *ak。從同源詞的分布來看，主要出現在梗攝入聲韻二、四等。

3.2.2 閩東方言梗攝壁類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壁類字在閩東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10〉閩東方言壁類字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拆梗二庚	thia?7	(tshɛ?7)	(tshɛk7)	thie?7	thie?7	thia5
額梗二庚	ŋia?8	ŋia?8	ŋia?8	ŋie?8	ŋie?8	ŋia1
嚇梗二庚	xia?7	xia?7	xie?7	hie?7	hia?7	xia?7
摘梗二耕	tia?7	(ti?7)	tiɛ?7	tie?7	tie?7	tia5
屐梗三庚	kʰiak8	kʰia?8	kʰiak8	kʰiak8		kʰia?8
壁梗四青	pia?7	pia5	pie?7	pie?7	pie?7	pia5
糴梗四青	tia?8	tia?8	[tiak8] ¹⁵	tie?8		tia1

上列同源詞表有幾處需要說明：

第一、知系二等字「拆」在壽寧讀 tshɛ?7、寧德讀 tshɛk7 顯然是文讀音。

第二、各閩東方言的「屐」字或者收喉塞音或者收舌根塞音，可能顯示舌根塞音弱化的速度不一，柘榮、閩清的喉塞音韻尾大部分已經弱化，只有「屐」保留早先的 -k 尾。

第三、至於寧德，-ie? 只出現於陰入，-ia? 只出現於陽入，呈現互補分布，早期同是一個 *-ia?。至於根據沙平 (1999:294) 補入的「糴」，由於沙平的材料中沒有輔音韻尾 -ʔ/-k 的對立，我們推測「糴」tiak8 相當於《寧德市志·方言志》的 tia?8。

根據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的證據，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壁類字應該構擬為 *iak。這個韻母分布在梗攝入聲韻二、三、四等。

¹⁵ 《寧德市志·方言志》缺載，茲據沙平 (1999:294) 補入。

3.2.3 閩東方言梗攝昔韻字的對應

本節說明昔韻字在閩東方言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表 11〉閩東方言昔韻字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僻梗三清	phiaʔ7	phiʔ7	phiɛʔ7	pieʔ7	phiʔ7	phia5
跡梗三清	(tsik7)	tsiaʔ7	tsieʔ7	tsieʔ7	(tsiʔ7)	(tseʔ7)
脊梗三清	(tsik7)		(tsep7)	(tsik7)	(tsiʔ7)	(tseʔ7)
借梗三清	tsyøʔ7		tsyøʔ7	tsyoʔ7	tsuoʔ7	tsyøʔ7
惜梗三清	syøʔ7	(siʔ7)		(sik7)	suoʔ7	syøʔ7
席梗三清	tshyøʔ8	tshyøʔ8	tshyøʔ8	tshyøʔ8	tshuoʔ8	tshyøʔ8
隻梗三清	tsiaʔ7		tsieʔ7	tsieʔ7	tsieʔ7	tsiaʔ7
赤梗三清	tshiaʔ7		tshiɛʔ7	tshieʔ7	tshieʔ7	tshiaʔ7
尺梗三清	tshyøʔ7	(tshiʔ7)	tshyøʔ7	tshyoʔ7	tshuoʔ7	tshyøʔ7
石梗三清	syøʔ8	syøʔ8	syøʔ8	syøʔ8	suoʔ8	syøʔ8
益梗三清	ia3	(iʔ7)	iɛʔ7	ieʔ7	ieʔ7	ia5
易梗三清	(ik8)	(iʔ8)	(ik8)	(ik8)	(iʔ8)	(eʔ8)

根據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的證據，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昔韻字，應該要構擬為兩類：

*yoʔ 借石尺

*iaʔ 僻隻益赤

其中 *yoʔ 相當於前文（2.2.3 節）提到的借類字，*iaʔ 則相當於前文的壁類字。整體而言，借類字 *yoʔ 只分布於梗攝昔韻，而且上古源自魚部入聲。壁類字 *iaʔ 則分布於梗攝二、三、四等，上古來源包括佳部入聲與魚部入聲。

4. 共同閩語梗攝開口字的構擬及層次分析

本節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擬測及其形式，並探討共同閩語中這些形式彼此間的關係。第二個問題則是進一步說明這些層次彼此間的相對關係及可能的絕對時間。

4.1 共同閩語梗攝開口字的構擬

根據上文第 2、3 兩節對共同閩南方言與共同閩東方言的討論，我們認為在共同閩語中，梗攝開口字可以構擬為以下的形式：

〈表 12〉共同閩語及其次方言梗攝字的構擬

	青類字	楊類字	鼎類字	壁類字	借類字
共同閩南方言	*ɛ	*ɛʔ	*iã	*iaʔ	*ioʔ
共同閩東方言	*aŋ	*ak	*iaŋ	*iaʔ	*yoʔ
共同閩語	*aŋ	*ak	*iaŋ	*iak	*iɔk

Norman (1981) 已經給梗攝開口三、四等字構擬 *iaŋ/*iak，梗攝開口二、三等字構擬 *aŋ/*ak；其中 *iaŋ/*iak 相當於本文的鼎類字與壁類字，*aŋ/*ak 相當於本文的青類字與楊類字。除了 *aŋ/*ak 與 *iaŋ/*iak 之外，我們還發現梗攝開口字有一批同源詞在共同閩語中應該構擬為 *iɔk，也就是借類字。

現在我們根據「是否有介音成分」這個條件，將上述五種擬音分為兩類對應，進一步觀察梗攝開口庚二、耕二、庚三、清三、青四五個韻在共同閩語中的音讀：

〈表 13〉共同閩語 *iaŋ/*iak、*aŋ/*ak、*iɔk 諸韻母與梗攝開口韻的對應關係

		庚二	耕二	庚三	清三	青四
對應 I	陽聲韻	*aŋ	*aŋ	*aŋ	*aŋ	*aŋ
	入聲韻	*ak	*ak	—	—	*ak
對應 II	陽聲韻	*iaŋ	*iaŋ	*iaŋ	*iaŋ	*iaŋ
	入聲韻	*iak	*iak	*iak	*iak/*iɔk	*iak

觀察上表，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幾個重要的現象：

第一、就中古音系而言，梗攝開口二、三、四等字分別有 *iaŋ/*iak 與 *aŋ/*ak 兩種不同的讀音。這顯示 *iaŋ/*iak 與 *aŋ/*ak 分屬兩個不同來源的層次，這兩個層次在共同閩語中都已經存在。

第二、我們還可以發現梗攝開口字的陽聲韻與入聲韻在共同閩語中至少存在兩個不平行的情況：

- (1) 在不帶介音 -i- 的對應 I 中，梗攝開口五個韻類的陽聲韻中，每一類韻母都可以有 *aŋ 韻母，但相應的入聲卻只有庚二、耕二、青四三個韻有相應的 *ak，庚三與清三兩韻都沒有相應的 *ak。庚三入聲字由於常用字較少，沒有 *ak 或許可視為偶然的空缺。但清三入聲字有大批同源詞，其中也不乏常用字，卻沒有一個字能夠構擬為 *ak，相當引人注意。換句話說，共同閩語的 *ak（惕類字）這批同源詞完全不雜一個清三入聲韻字。
- (2) 帶有介音 -i- 的對應 II 中，清三入聲有兩類對應，一類是 *iak，一類是 *ioŋk。其他韻類的入聲都沒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的問題歸納起來有兩方面。首先，*iaŋ/*iak 與 *aŋ/*ak 究竟那一個屬於比較早的層次？那一個是比較晚的層次？其次，*ioŋk 與 *iak 的關係為何？為何清三沒有 *ak？下節將一一討論。

4.2 共同閩語梗攝開口字的層次分析

如何辨識層次之間孰早孰晚的問題是層次分析的一大難題，也就引發學者格外關注（何大安 2000，陳忠敏 2005）。本文認為，辨識層次先後關係的辦法至少有兩個。第一個辦法是從語言系統內部音韻規則運作的邏輯先後來推論不同形式間彼此的先後關係，這個辦法提供我們對層次間相對時間的認識。第二個辦法是利用漢語音韻史的知識，具體地說，是根據韻類的分合關係來幫助我們判斷層次可能的時間。由於漢語有相當豐富且不中斷的語言紀錄，因此這個辦法可以提供我們可能的絕對時間。尤其要強調的重點是，以上這兩個方法可以分別運用並互相參酌，幫助我們把某個層次的時間訂得更為準確。

漢語的語言層次，其成因是方言接觸所造成，而這些彼此接觸的方言又都是同出一源，這造成我們在分析上的困難。把層次之成因歸諸方言接觸，那麼便應當假設這些方言彼此間的關係是空間上的橫向關係，而非由上而下的歷時縱向關係（楊秀芳 1993[2007:103]）。因此，認為不同層次的異讀之間存在演變關係恐怕是不合理的設想。然而，不同層次的語彙既然是同源，那麼進行同源詞比較，從構擬出來的形式去推測層次間的早晚關係，邏輯上應是可行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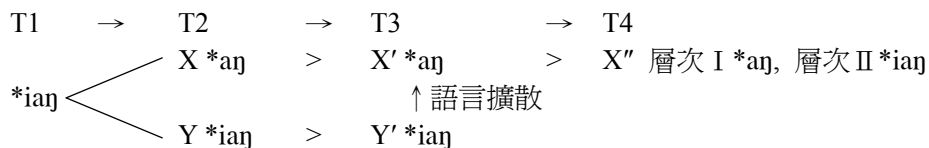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先以 *iaŋ（鼎類字）、*aŋ（青類字）兩個陽聲韻的構擬形式為例，利用若干共同閩語的同源異形詞，從語言系統內部音韻規則運作之先後說明這兩個形式的先後關係。先觀察下列同源詞表：¹⁶

¹⁶ 表中的 {} 表示其中的讀音是根據音韻對應關係推測出來的，現在的閩語方言中還找不到證據。

〈表 14〉共同閩語中青類字與鼎類字的四組同源異形詞詞例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東方言	備註
坪	*baŋ2	*pẽ2	*paŋ2	
	*biaŋ2	*phĩã2	*phiaŋ2	
井	*tsaŋ3	*tsẽ3	*tsaŋ3	
	*tsiaŋ3	{*tsiã3}	*tsiaŋ3	
驚	*kaŋ1	*kẽ1	{*kaŋ1}	驚蟄
	*kiaŋ1	*kiã1	*kiaŋ1	害怕
經	*kaŋ1	*kẽ1	*kaŋ1	
	*kiaŋ1	{*kiã1}	*kiaŋ1	

從以上四組同源異形詞在共同閩語中的表現來看，如果要給它們擬測一個最早的形式（所謂上古漢語的終極形式），在不參考其他材料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擬為 *iaŋ 或者 *aŋ，沒有第三種可能。然而，如果擬為 *aŋ，便必須假設該層次的來源語發生過一種變化：*aŋ > *iaŋ，就語言演變而言，無中生有的變化不是常見的演變趨勢，在解釋上缺乏說服力。因此，另一個比較好的解釋就是認為 *iaŋ 是最早的來源，*aŋ 是 *iaŋ 丟失介音成分 -i- 的結果。也就是：



在 T1 至 T2 時間點之間，原始語分裂出兩個下位方言 X 與 Y，其分化的條件可設定為 *-i- > ∅。T2 時間點之後，X、Y 兩個方言各自發展。到了 T3，Y' 擴散到 X'，引進一個 *iaŋ 的語言層。最後，到了 T4 時間點，此時的 X'' 就有兩個層次。就邏輯推論而言，如果認為 X 在 T2 時間點之後的 T3 或 T4 才發生 *iaŋ > *aŋ 的演變，我們就不能解釋，同樣是介音 -i- 這個成分，何以有的會丟失（如青類字），有的卻又保留（如鼎類字）。綜而言之，我們只能推論 *iaŋ > *aŋ 是閩語最早的一個層次所發生的音韻變化，這個變化早在層次 II 傳入之前完成，所以層次 II 的 *iaŋ 來不及參與，最終形成不同的語言層。所以我們認為，就陽聲韻而言，沒有介音 -i- 的 *aŋ 層次早於帶介音 -i- 的 *iaŋ 層次。

梗攝開口入聲韻字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至少有 *ak 楊類字、*iak 壁類字與 *iok 借類字三類擬音，情況比起陽聲韻字就顯得複雜得多。底下分別討論。

首先，以 *ak（楊類字）與 *iak（壁類字）而言，我們在前文為陽聲韻字

*iaŋ、*aŋ 所設想的變化可以一體適用於推論 *iak、*ak 的相對關係。就層次的相對時間而言，*ak 的時間早於 *iak。

接著說明借類字 *io̯k 的層次問題。借類字 *io̯k 在中古全部屬於清韻入聲昔韻，有關昔韻字的層次分析，已有不少學者撰文討論，如張光宇 (1990, 1992)¹⁷、徐芳敏 (1991:266-274)、楊秀芳 (2003) 等。其中楊秀芳的層次分析以昔韻同源詞「揶」的比較入手，參考漢語音韻史的不同階段，對昔韻入聲字的層次問題有精審的分析。楊文指出，昔韻字的三個層次中，最早的層次是 io̯?，它來自與上古陽部相配的入聲。¹⁸ 這個最早的一層即相當於本文的借類字，在共同閩語中可構擬為 *io̯k。根據我們上文的分析，閩語借類字的同源詞包括借、惜、席、揶、尺、赤、石、液等。楊文判斷層次的方式，主要是憑藉漢語音韻史所提供的韻類演變線索來作推論。借類字上古屬於魚部入聲三等字，在上古到切韻的變化中，他們在六朝之後變入梗攝與清靜勁等相承的入聲昔韻，發展的趨勢是與耕部入聲合流。不過共同閩語的比較證據顯示，借類字與魚部入聲有相同的語音形式，換句話說，就共同閩語而言，借類字始終沒有從上古陽部入聲分化出來。現在以昔韻「借」字作為代表，同時列出上古原屬陽部入聲，中古演變為宕攝開口三等入聲的字一起觀察：¹⁹

〈表 15〉借類字與魚部入聲字的同源詞表

	柘榮 ²⁰	壽寧 ²¹	福清 ²²	泉州	漳州	汕頭
借梗三清	tsyøʔ7	tsyø5	tsyoʔ7	tsioʔ7	tsioʔ7	tsioʔ7
略宕三陽	(lyøk8)	—	lyøʔ8	lioʔ8	lioʔ8	lioʔ8
著宕三陽	tyøʔ8	tyøʔ8	tyo1/tyoʔ8	tioʔ8	tioʔ8	tioʔ8
箸宕三陽	nyøʔ8	nyøʔ8	nyo1/nyoʔ8	hioʔ8	hioʔ8	hioʔ8
腳宕三陽	(kyøk7)	kyøʔ7	kyo5	kioʔ7	kioʔ7	kioʔ7

¹⁷ 張光宇 (1992) 把昔韻字在閩語中讀 io̯? 的層次與中古重紐聯繫起來，指出切韻（錫：昔^A=昔^B：藥）與閩語早期來源（錫：昔^A：昔^B=藥）分別是早期兩種不同的方言類型。最近麥耘 (2003) 對張氏的說法提出相當切要的質疑，詳情可分別參看兩位的著作。

¹⁸ 在楊文的分析中，最晚的一個層次是文讀層，所有的昔韻字都讀為 -ik。這個層次顯然晚於共同閩語形成的時間，暫時不論。

¹⁹ 下表閩東以柘榮、寧德、福清為代表；閩南以泉州、漳州、汕頭為代表。

²⁰ 柘榮方言括號中的字還保留舌根塞音韻尾 -k，與讀為喉塞音 -ʔ 的屬於不同層次的音讀。

²¹ 壽寧的「借」字與陰去字合流，這是入聲丟失喉塞尾後進一步的變化，與之平行變化的字還有同屬入聲的粟 tshyø5、尺 tshyø5。更多的例字可看前文的壽寧入聲字同源詞表。

²² 福清的「著」、「箸」有陽入、陰平兩讀，顯示它正處於喉塞音丟失的過渡階段。又「腳」已經丟失喉塞音成為陰去字，顯示福清陰入的演變趨向與壽寧相同，都是陰去。

根據上表，借類字與上古陽部入聲字有相同的語音形式，保留上古陽部入聲分化前的特徵，從時間上來看屬於最早的一層。其次，楊文指出，另一個比較晚的層次則是來自中古時期與清靜勁三韻相承的入聲昔韻，這個階段的特徵是上古耕部入聲與上古陽部入聲已經合併為一個昔韻，讀音表現是 $iaʔ$ 。這一個較晚的層次相當於本文的壁類字 $*iak$ 。這裡有個問題，那就是借類字 $*iɔk$ 是上古陽部入聲的痕跡，那麼與之相應的上古耕部入聲究竟讀為什麼？楊文已經指出，「『跡』、『脊』 $iaʔ$ 韻母的讀法還可能承繼自更早的支耕相配階段跨到南北朝階段」（楊秀芳 2003:179），換句話說，壁類字 $*iak$ 是早期兩個不同層次在共同閩語中進一步合流的結果。這就能解釋上文〈表 13〉中壁類字第一層的空缺。歸納起來，上古耕部陽聲與入聲在共同閩語中的表現如下：

	三等	二等	四等
耕部陽聲韻字	$*aŋ$	$*aŋ$	$*aŋ$
耕部入聲韻字	$*iak$	$*ak$	$*ak$

再就層次分析的角度來看，共同閩語裡中古清入聲昔韻的兩個層次如下：

	上古陽部入聲	上古耕部入聲
第一層	$*iɔk$	$*iak$
第二層	$*iak$	$*iak$

共同閩語的第一層保留上古陽部入聲與耕部入聲的對立，第二層則是中古昔韻的架構。換句話說， $*iak$ 壁類字既代表上古耕部入聲，也代表中古昔韻字。

5. 梗攝開口字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的演變

前一節我們對共同閩語 $*aŋ$ 、 $*ak$ 、 $*iaŋ$ 、 $*iak$ 、 $*iɔk$ 五類韻母進行層次分析，結論認為：(1) 梗攝開口字二、四等的 $*aŋ$ 、 $*ak$ 早於 $*iaŋ$ 、 $*iak$ ，(2) 清三昔韻字讀 $*iɔk$ 是上古層次及 (3) 清三昔韻字讀 $*iak$ 是上古與中古兩個層次合流之後的讀音。現在從上古音的角度，說明上古漢語演變到共同閩語這些形式的過程，並提出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的演變規律。

5.1 書面漢語陽部字與耕部字的分合

根據漢語音韻史的發展，中古切韻時期的耕二庚、耕三庚來自上古陽部，耕二耕、耕三清與耕四青則絕大多數來自上古耕部。²³ 丁邦新 (Ting 1975) 曾探討上古音至中古時期語音的演變，並列出詳細的演變過程。現在我們根據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對丁文的演變表略加修改。修改的地方包括：

第一、丁文原表中梗二陽聲庚韻擬作 **-eŋ*，梗二入聲陌韻作 **-ek*，分別與梗二陽聲耕韻 **-eŋ*，梗二入聲麥韻 **-ek* 相同。若果然如此，就不知道同為 **-eŋ/*-ek*，爲了甚麼原因到切韻時分化爲兩類。這裡我們引用何大安 (1981:142-143, 168-169) 的辦法，把梗二庚擬爲 **-reŋ/riek*，把梗二耕擬爲 *rieŋ/rek*。²⁴

第二、庚三與清基本上是重紐的關係。²⁵ 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中用 *-jiV-* 的辦法區別重紐韻，丁文從之。根據龔煌城 (2002a) 的研究，從漢藏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古重紐字在上古都帶有 *-rj-* 類型的介音。丁邦新 (1997) 在另一篇討論重紐的文章中也認爲重紐三等與其他等第的差異在於介音爲 *-rj-*。現在我們根據龔文的構擬，把丁文原表中耕三庚的 *-ji-* 全部修改成 *-rj-*。下文將看到，這個改動不但與韻部分合有關，也與共同閩語層次 II 的演變有關。

第三、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中古梗三庚與梗三清的入聲在丁、何兩位的構擬中都是擬爲同一個形式：**jiek*（本文改爲 **rjek*）。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上看，梗三庚入聲只有唇牙喉音，梗三清的入聲則只有齒舌音。換句話說，帶有 **-rj-* 介音的陽部入聲韻字演變到南北朝時，有演變速度上的差異：入聲的唇牙喉音聲母字還保持 **rjek*，齒音、舌音聲母的字已經先一步與清韻入聲合流，讀爲 **jäk*。相對的，帶有 **-rj-* 介音的陽部陽聲韻字則是唇牙喉音聲母字向耕部移動，齒音、舌音聲母的字則沒有變動，中古時仍在三等陽韻。如京 *krjaŋ*：涼 *grjaŋ*，涼的演變是 **grjaŋ > *rjaŋ > ljaŋ*，京則變入梗三庚。²⁶ 也就是說，同樣帶有 *-rj-*，陽部陽聲韻字與入聲韻字演變也不大一樣。

第四、上古時期韻母本不分开合，到了南北朝時期合口韻才開始成爲獨立的韻目，本文又不涉及梗攝合口字，因此不論陽聲韻或入聲韻，下表略去絕大部分的合口字。唯一的例外是常用字「白」，「白」在丁文演變表中獨立列爲陌韻合口

²³ 少數字來自上古蒸部，如繡、棚、橙。

²⁴ 詳細的演變過程也可參看何大安 (1981:258, 261)。

²⁵ 參看董同龢 (1993:126) 的說明。關於重紐的分布，董同龢認爲韻圖中支脂真諄祭仙宵等韻都有一部分唇牙喉音字伸入四等。庚三與清的情況相同，只是庚三獨立爲一韻。這裡我們接受龔煌城 (2002a) 重紐擴充後的定義。

²⁶ 「涼」的音韻演變參考龔煌城 (2002c:189)。

字，考慮到「白」是唇音聲母字，唇音後往往不分開合，我們將之歸入開口陌韻。

關於陽、耕兩部陽聲韻與入聲韻的演變請看下表：²⁷

〈表 16〉陽部、耕部陽聲韻與入聲韻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表

上古漢語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中古漢語	例字
陽	an	陽 an	陽 an	唐陽 an	唐 âŋ	當桑康
	jan				陽 jan	張章羊
	raŋ				庚 reŋ	庚行衡
	rjan				庚 jreŋ	京英景
耕	riŋ	耕 rieŋ	耕 rieŋ		耕 eŋ	爭耕冷
	jiŋ				清 jãŋ	名靜輕
	iŋ				青 ieŋ	冥頂徑
陽入	ak	鐸 ak	藥 ak	陌麥昔	鐸 âk	洛作涸
	rak				陌 êk	澤客白
	jak				藥 jak	略若
	rjak				昔 jæk	石尺
支入	rik	錫 rieŋ	錫 rieŋ	陌麥昔	陌 jæk	戟逆
	jik				rek	脈隔
	ik				昔 jæk	僻跡益
				錫	iek	惕析擊

從上表可以清楚知道：

第一、李方桂 (1980:72-74) 已經指出上古有 *i、*u 這類高元音的韻部會發生元音分裂而成爲複合元音 *ia、*ua。從上古到西漢，耕部顯然發生了 *i > *ia > *ie 的元音分裂變化。

第二、在東漢時期，上古陽部帶有 -r- 介音成分的韻（梗二庚、梗三庚）與上古耕部已經合爲一個可彼此押韻的韻類。從這裡可以發現，龔煌城將梗三庚構擬爲帶 -rj- 介音的韻母實爲卓見，因爲這對於何以陽部有若干字轉入耕部提供了重要的演變條件。耕鐸部到了南北朝時期，四等青錫韻才獨立押韻。之後進入切韻時期，二等介音 -r- 影響元音後丟失，終使得二等與三等分道揚鑣。

現在將焦點回到共同閩語上。前文已經指出，不論是 *aŋ/*ak 或 *iaŋ/*iak，

²⁷ 丁文把舌根鼻音都標寫爲 -ng，下表一律改標爲 -ŋ。

在共同閩語中都有跨越二、三、四等的表現。根據以上陽耕二部漢語音韻史的分合情況，我們認為共同閩語這兩個層次表現的是西漢至魏晉之間的格局。讀者也許會質疑，就「韻類歸併」的角度而言，二、三、四等也可以是在切韻之後又合流的結果，也就是發生所謂「回頭演變」。但是就共同閩語中 *iaŋ/*iak 這個層次而言，如果認為是中古之後合流，我們就不明白何以二等的 *eŋ/*ek 與 *ɛŋ/*ɛk 會產生一個 -i- 介音。再進一步說，即令我們假設確實發生了 *ø > i 的變化，何以在共同閩語中最早的一個層次 *aŋ/*ak 又不產生 -i- 介音。於是我們就又必須設定條件來解釋某些個元音發生了 *ø > i 的變化，而某些個元音又不發生，在語音演變上勢必要增加不必要而後設的解釋。為了避免上述困難，就邏輯推論而言，我們不將梗攝等第之間的合流視為切韻以後的變化，反而把它們各自歸併的時間都設定在晚唐文讀音傳入之前。這個假設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糾纏，並使得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語音演變的過程一目了然。

5.2 從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aŋ/*ak 與 *ioŋ 的演變

本節描寫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aŋ/*ak 與 *ioŋ 的音韻變遷，並建立演變規則。上古音系統採用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略加修改：(1) 李的系統以音節末 -x 標注上聲，音節末 -h 標注去聲，現在根據梅祖麟 (1980) 的辦法把去聲改標為 -s，上聲改標為 -h。(2) 把所有的 -ji- 型介音改為 -rj-。(3) 李方桂認為邪母與喻四有互補關係，可構擬為同一個聲母 *r-，龔煌城後來把李方桂的 *r- 全部改擬為 *l-，我們也接受這個辦法。

從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aŋ/*ak 的演變過程如下：

〈表 17〉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aŋ 的演變表

	上古漢語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彭	*braŋ	>	*braŋ	>	*baŋ2	*baŋ2	*bẽ2
坑	*kʰraŋ	>	*kʰraŋ	>	*kʰaŋ1	*kʰaŋ1	*kʰẽ1
撐	*tʰraŋ/s	>	*tʰraŋ/s	>	*tʰaŋ1/5	*tʰaŋ1/5	*tʰẽ1/5
病	*brjaŋs	>	*brjaŋs	>	*baŋ6	*baŋ6	*bẽ6
驚	*kraŋ	>	*kraŋ	>	*kaŋ1	—	*kẽ1
生	*srjiŋ	>	*sriaŋ	>	*saŋ1	*saŋ1	*sẽ1
爭	*tsriŋ	>	*tsriaŋ	>	*tsaŋ1	*tsaŋ1	*tsẽ1
睜	*tsriŋ	>	*tsriaŋ	>	*taŋ1	*taŋ1	*tsẽ1
平	*bjin	>	*bjian	>	*baŋ2	*baŋ2	*bẽ2

井	*tsjinh	>	*tsjian	>	*tsaŋ3	*tsaŋ3	*tsɛ̃3
姓	*sjins	>	*sjian	>	*saŋ5	*saŋ5	*sɛ̃5
鄭	*drjins	>	*djians	>	*daŋ6	*taŋ6	*tɛ̃6
青	*tshij	>	*tshian	>	*tshaŋ1	*tshaŋ1	*tshɛ̃1
醒	*sinh	>	*sianh	>	*tshaŋ3	*tshaŋ3	*tshɛ̃3
經	*kin	>	*kian	>	*kaŋ1	*kaŋ1	*kɛ̃1

〈表 18〉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ak 的演變表

	上古漢語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百	*prak	>	*prak	>	*pak	*pak7	*pɛʔ7
宅	*drak	>	*drak	>	*dak	*tʰak8	*tʰɛʔ8
格	*krak	>	*krak	>	*kak	*kak7	*kɛʔ7
客	*kʰrak	>	*kʰrak	>	*kʰak	*kʰak7	*kʰɛʔ7
擘	*prik	>	*priak	>	*pak	*pak7	*pɛʔ7
脈	*mrik	>	*mriak	>	*mak	*mak8	*mɛʔ8
隔	*krik	>	*kriak	>	*kak	*kak7	*kɛʔ7
借	*tsrjak	>	*tsrjak	>	*tsio̯k	*tsyok7	*tsioʔ7
惜	*srjak	>	*srjak	>	*sio̯k	*syok7	*sioʔ7
席	*ljak	>	*ljak	>	*dziok	*tshyok8	*tshioʔ8
赤	*skʰrjak(?)	>	*skʰrjak	>	*tshio̯k	—	*tshioʔ7
尺	*tʰrjak	>	*tʰrjak	>	*tshjok	*tshyok7	*tsioʔ7
石	*drjak(?)	>	*drjak	>	*dziok	*syok8	*tsioʔ8
液	*lak	>	*lak	>	*ziok	—	*sioʔ8
績	*tsik	>	*tsiak	>	*tsak	*tsak7	*tseʔ7
惕	*slik	>	*hliak	>	*tʰak	*tʰak7	*tʰɛʔ7

上古音到共同閩語 *aŋ/*ak 與 *io̯k 的演變可以寫成下列四條規則：

- (1) R1 $\begin{cases} *-rj- > -r- / +\text{唇牙喉音聲母_ak} \\ *-rj- > -j- / -\text{唇牙喉音聲母_ak} \end{cases}$
- (2) R2 $\begin{cases} *-j- > \emptyset / _ \{ɔ, a\} \eta \\ *-j- > -j- / _ \{ɔ, a\} k \end{cases}$
- (3) R3 $*-r- > -\emptyset-$
- (4) R4 $*-i- > -\emptyset-$

以上四條規則中，運作有其先後次序：R1 必須先於 R2，R2 又要先於 R3 與 R4。R3 與 R4 之間則沒有先後的問題。

首先，R1 說明陽部入聲重紐字的變化，*-rj- 在唇牙喉音聲母後簡化為 -r-，在非唇牙喉音聲母後則丟失 -r-，成為一般三等韻。因此在共同閩語中，屬於非唇牙喉音的借類字始終沒有從陽部入聲獨立出來。

其次，R2 是條件變化，主要是為了解釋三等陽聲與入聲的不平衡發展。現在假設三等輔音性介音 -j- 在鼻化成分 -ŋ 之前丟失，但在塞音成分 -k 前保留。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規則不僅只適用於解釋耕部三等的陽聲、入聲的分化，對於陽部三等的陽聲、入聲的不同走向也可以賦予一致的解釋。²⁸

復次，R3 是共同閩語與書面漢語表現殊趣的地方。仔細比較上表與書面漢語韻部演變表，不難發現共同閩語與書面漢語的主要元音其實有不同的歸併方向：²⁹

書面漢語	共同閩語
耕 *iC > *iaC > *ieC	*iC > *iaC > *aC
陽 *raC > *ra > *reC	*raC > *aC > *aC

在書面漢語的系統中，東漢時期耕部的高元音 *i 先分裂為 *ia，之後又高化為 *ie，此時陽部的 *a 元音受 *-r- 介音影響主要元音也變成 *e，亦即陽部、耕部的元音雖受不同條件影響，但都向前央元音 *e 移動。然而共同閩語則是不論來自耕部或陽部，主要元音都保持低元音 *a。這顯示與書面漢語的兩個重要差異：第一、就耕部而言，共同閩語只經歷 *i > *ia 的元音分裂，不曾進行高化。第二、在共同閩語中，上古二等介音 *-r- 直接丟失，對陽部元音不發生任何影響。

最後，R4 是複合元音 *-ia- 丟失高元音成分 *-i-。R3、R4 這兩個變化造成耕陽部二等、耕部四等的陽聲韻、入聲韻及耕韻三等的陽聲韻分別合流為 *aŋ/*ak。耕部三等入聲也運作了 R4，所以 *-jiak > *jak。由此可以推論，共同閩語耕部三等的 *-iak 保留的是輔音性的 *-j-。

²⁸ Norman (1981) 給共同閩語床、霜、因等同源詞構擬的 *oŋ。我們（吳瑞文 2005:200）也已經指出，陽部三等在閩語中最早的一個層次曾經發生 *-j- > ø 的變化，這使得共同閩語陽部一等與三等有相同的語音形式。另外，我們（吳瑞文 2009b）構擬魚部陰聲韻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結論認為共同閩語的魚部一等可構擬為 *-ɔw，魚部三等可構擬為 *-jɔw，顯示魚部陰聲韻字與入聲韻字都保留三等介音，只有陽部陽聲韻字丟失了。

²⁹ C 表示音節末輔音。

5.3 從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ian/*iak 的演變

由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ian/*iak 的演變如下：³⁰

〈表 19〉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ian 的演變表

	上古漢語		魏晉六朝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行	*granj	>	*grɛŋ1	>	*gian2		*kian2		*kiã2
驚	*krjanj	>	*krjɛŋ1	>	*kian1		*kian1		*kiã1
迎	*ŋrjanj	>	*ŋrjɛŋ1	>	*ŋian2		*ŋian2		*ŋiã2
影	*ʔrjanh	>	*ʔrjɛŋ3	>	*ʔian3		*ʔian3		*ʔiã3
命 ³¹	*mrjiŋs	>	*mrjɛŋ5	>	*mian6		*mian6		*miã6
餅	*pjiŋh	>	*pjɛŋ3	>	*pian3		*pian3		*piã3
名	*mjiŋ	>	*mjɛŋ1	>	*mian2		*mian2		*miã2
正	*tsjiŋs	>	*tsjɛŋ5	>	*tsian5		*tsian5		*tsiã5
倩	*tshjiŋs	>	*tshjɛŋ5	>	*tshian5		*tshian5		*tshiã5
聲	*sjiŋ	>	*sjɛŋ1	>	*sian1		*sian1		*siã1
聖	*sjiŋs	>	*sjɛŋ5	>	*sian5		*sian5		*siã5
羸	*liŋ	>	*jɛŋ1	>	*ian2		*ian2		*iã2
髀	*phiŋ	>	*phieŋ1	>	*phian1		*phian1		*phiã1
鼎	*tiŋh	>	*tieŋ3	>	*tian3		*tian3		*tiã3
聽	*thiŋ	>	*thieŋ1	>	*thian1		*thian1		*thiã1

〈表 20〉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 *iak 的演變表

	上古漢語		魏晉六朝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拆	*thrak	>	*thriek7	>	*thiak7		*thiak7		*thia?7
額	*ŋrak	>	*ŋriek7	>	*ŋiak8		*ŋiak8		*ŋia?8
摘	*trik	>	*trek7	>	*tiak7		*tiak7		*tia?7
屐 ³²	*gjik	>	*gjek7	>	*giak8		*giak8		*gia?8

³⁰ 六朝時期已經有平上去入四聲獨立的現象，我們用 1、3、5、7 分別標注之。

³¹ 李方桂認為，從詩經用韻來看「令」似應歸入真部，主要元音為 *i，並有 -n 尾；「命」也應當如此。但如果從之後的演變看來，命或令應該發生過 *iŋ > in 的變化，這是詩經中某些方言的現象。至於切韻這一系的方言則是保存 *-ŋ 的。此處我們根據龔煌城 (2002c:200) 給命的擬音。

³² 屐與「支」諧聲，上古應屬佳部，但在中古卻變入梗攝三等陌韻，反切奇逆切，與來自陽部入聲的劇、逆有相同的韻母，這個例外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解釋。但從共同閩語的演變來看，它沒有 *iak 一類的讀法，顯然直接承自佳部入聲。

席	*ljak	>	*zjek7	>	*ziak8	—	*siaʔ8
赤	*skʰrjak(?)	>	*tshjek7	>	*tshiak7	—	*tshiaʔ7
石	*drjak(?)	>	*dzjek7	>	*ziak8	—	*siaʔ8
益	*ʔjik	>	*ʔjek7	>	*ʔiak7	*ʔiak7	*ʔiaʔ7
壁	*pik	>	*piek7	>	*piak7	*piak7	*piaʔ7
羅	*dik	>	*diek7	>	*diak8	*diak8	*diaʔ8
錫	*slik	>	*siek7	>	*siak7	*siak7	*siaʔ7

以上上古音到共同閩語層次 II 的演變可以寫成下列 (5)、(6) 兩條規則：

- (5) R5 *-r- > -ø- / _jV
 *-r- > -i- / _ V
- (6) R6 *-jɛ- > -ia- / _ {η, k}
 *-iɛ- > -ia- / _ {η, k}
 *-ie- > -ia- / _ {η, k}

以上兩條規則的運作，必須依序進行。

根據前文 4.1 節的討論，層次 II 屬於較晚的層次，我們認為它反映的是魏晉以後的情況。根據丁、何兩位的研究，魏晉以後的耕錫部的形式包括：*rɛŋ、*iɛŋ/*rek、*iek，*rɛŋ、*rjɛŋ/*rek、*rjek 等。我們接受上述這些結論，並參照這個構擬來說明共同閩語層次 II 的演變。

首先，R5 規則是 *-r- 的條件變化，原有的 *-r- 在三等庚韻 -j- 介音前消失，這使得三等的兩個重韻庚韻與清韻合流；而在非三等韻，*-r- 則受主要元音 -e 與 -ɛ 的影響，弱化為元音性的 -i-。其次，R6 的三條分律說明魏晉六朝時期原本有分別的 *-ie、*-iɛ、*-jɛ 三種韻母在舌根輔音 -ŋ/-k 前全部變為 *-ia。從魏晉到共同閩語的演變趨勢來看，不難發現原先韻母內部兩個成分的響度對比增加，這可以理解為音節內成分的語音異化 (dissimilation)。

根據我們建立的規則，以上古的二等介音 *-r- 而言，它在共同閩語中早、晚兩個層次的規則運作迥然不同：

	層次 I	層次 II
*-r-	*r > ø	*r > i

兩個層次最重要的差異在於介音 *-r- 在層次 I 是徹底消失而不留下痕跡，但是在

層次Ⅱ則是弱化之後對元音發生影響。Mei (1979)、包擬古 (2009) 都已經指出，原始閩語中有 *r 介音失落的現象。上述的論證則不僅證明這個推論，並且進一步指出 *-r- 失落主要發生在共同閩語中最早期的一個層次，在相對較晚的一個層次中則還保存二等 *-r- 的痕跡。這個假設可以很妥善地解釋上古同為陽部入聲的客、額兩字，何以在共同閩語中一個是 *kʰak (< *kʰrak)，一個是 *ɲiak (< *ɲrak)，理由是它們分別屬於不同層次，運作不同的音韻規則。

6. 詞彙證據與音韻層次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閩語在詞彙上相當有特色，尤其是其中保存不少早期漢語詞彙的用法 (Norman 1988, 李如龍 2001b, 張振興 1985, 2000)。例如「鼎」在現代各閩語方言中，普遍作為烹飪器皿，也就是「鍋子」。就語義發展來看，根據 Norman (1988:231) 的研究，「鼎」在漢代已經只指典禮上用的銅鼎，但在閩語中「鼎」都還是「烹飪器皿」、「鍋子」(cooking vessel, pot)，顯然保存了更為早期的用法。丁邦新 (1992) 也對《史記》中「鼎、釜、鑊、鍋」等指「鍋子」的詞彙作了詳細的統計，結論是《史記》中真正指烹飪器皿的是「釜」，「鼎」則已用為寶器，做為食器的用法在西漢雖尚為人所了解，但只在引述傳說或典故時才用得上。

根據上述「鼎」的詞彙語義演變，「鼎」作為食器或鍋子這個語義既然是漢代乃至於之前的漢語特徵，是否能夠直接引據「鼎」在文獻中的用法，從而推論共同閩語「鼎」*tɿŋ³ 這個詞彙直接承自西漢或更早時期呢？我們認為答案是不能。理由是：照本文的研究，從音韻層次來看，「鼎」*tɿŋ³ 在共同閩語中屬於較晚期的層次，其時間層次是六朝時期。反過來說，「鼎」如果屬於較早期的層次，那麼它的語音形式應當是 *tɿŋ³，演變到閩南是 tɿ³，演變到閩東是 tɿŋ³，但我們在現代各閩語次方言中完全看不到上述形式。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在共同閩語是否果真存在過層次Ⅰ的 *tɿŋ³？就純粹推理而言，如果在共同語 Proto-AB 時期存在 X、Y 兩個同義詞，之後發生 X 詞彙取代 Y 詞彙的現象，就會造成子代語言 A、B 都只有 Y 而沒有 X 的情況。³³ 同時，由於 X 被取代了，我們也無法推論 X、Y 這兩個詞彙究竟是不是同源異形詞，或僅只是兩個同義詞。在閩語「鼎」這個例子中，如果假設在共同閩語時期真的發生詞彙取代的現象，我們還是沒有證據可以推論那個被取代的究竟是

³³ 若子代語言又從別的語言借入 X 的同源形式，則另當別論。

「鼎」的同源詞（如 *taŋ3），或是「釜」甚至是「鑊」。然而，我們既然已經認為共同閩語中有一個層次來自兩漢時期，而漢代時期鼎又有作為食器的語義，那麼不妨也就假設表食器的鼎 *taŋ3 曾經存在，但後來被六朝時期傳入的 *tiaŋ3 給取代了。

於是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證明 *taŋ3、*tiaŋ3 兩個形式曾經共存？丁邦新(1988)曾經指出，南北朝時期吳地的語言，是現代閩語的前身。我們不妨接著推論，六朝吳郡流行的語言可能就是以共同閩語層次 I 為其主體，此時南渡的「北語」與吳地的「吳語」尚能清楚區分，因此顏之推才會說「南方士庶，數言可辨」。如果能夠在六朝時期的文獻中找到「鼎」讀 *taŋ 的記錄，我們的假設就有成立的可能。現在我們翻檢《世說新語》找到一則有趣的語料，可以證明早期吳地確有「鼎」讀為 *taŋ3 的讀法。請看：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世說新語·德行篇》第45則）

引文中「鑊底焦飯」指鍋底的鍋巴飯。根據《廣韻》，鑊有都郎、楚庚兩個切語，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認為「鑊」通作楚庚切的「鎗」，三足甬，即釜也。³⁴有幾個理由讓我們不能同意楊勇把「鑊」等同「鎗」的辦法。首先，在較《廣韻》早的顧野王《玉篇》中，「鑊」只有一讀，都與宕攝開口一等「當」同音。其次，《廣韻》中「鑊」凡兩見，在庚韻下注云：「俗，本音當」。再者，考魏晉之前「鑊」字的用法，多做為擬聲詞，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有：「金鼓迭起，鏗鎗鏊鏊」。其次意為銀鑊，也就是枷鎖，³⁵例如《後漢書·崔駰列傳》載：「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郡獄，錮之，銀鑊鐵鎖。」，今日口語還說銀鑊入獄。之後，六朝時期的史書中開始出現「鑊」作為煮茶、溫酒器皿的用例，例如：《梁書·處世列傳》：「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何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鑊。」，又《北史·孟信列傳》：「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鑊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鑊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又《舊唐書·韋堅列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鑊、茶菴」，其中茶釜、茶鑊並舉，可見釜、鑊是不同的器皿。³⁶

³⁴ 《廣韻》：鎗，鼎類。

³⁵ 《說文》曰：「銀鑊，鎖也。」

³⁶ 以上廿五史語料，乃檢索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所得，特此說明並致謝。

從語義上來看，「鑊」雖然是液體容器，但顯然與烹飪的鍋子沒有關係，不妨認為這個字在此只是個表音不表義的音讀寫法。再從歷時發展來看，唐韻字自上古以來至六朝都擬為 *aŋ，因此「鑊」的讀音是 *tâŋ。這則文獻說明在吳地有一種方言把「鍋子」讀成「鑊」*tâŋ。比較構擬出來的語音形式，它與共同閩語層次 I 的「鼎」*taŋ3 幾乎同音，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所謂「鑊底焦飯」就是「鼎底焦飯」。

把上述各種線索綜合起來，我們推測《世說新語》把「鼎底焦飯」寫為「鑊底焦飯」的始末是這樣的：食器意義的「鼎」保存在六朝時期的吳地方言，歷經若干音韻變化後以 *taŋ 的形式在口語中流傳。而採錄這則當地故事的人，聽到吳地的人提起「*taŋ 底焦飯」，不明白 *taŋ 的語源其實就是「鼎」，因此找了一個在當時語音極接近、語義不相干的「鑊」(*tâŋ) 來書寫。還有，幸好《世說新語》編纂者寫「鑊」這個同音假借字，這個方塊字等於確認「鼎」確實有丟失元音性成分 -i- 的讀法，對我們的推論有很大的幫助。反過來說，如果當時就被寫為「鼎」，光從方塊字本身，我們就無法辨認出它究竟該是 *taŋ 還是 *tiaŋ。

最後一個問題是，共同閩語 *tiaŋ3 的層次來源為何？我們已經指出在音韻上它屬於六朝時期，不妨認為當時南渡的北語在口語中「鍋子」仍然用「鼎」，這也很容易理解。不管古代或現代，方言在某個詞彙語義上有存古的用法，是絕對可能的。就如同現在的各種閩語還保留「鼎」做為鍋子的語義，何況西漢乃至於六朝去古未遠，在詞彙上存古的方言數量應該更多。歸納起來，我們的結論是，鼎在共同閩語中曾經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層次 I 的 *taŋ3，一種是層次 II 的 *tiaŋ3，這兩個同源異形詞在共同閩語中彼此競爭，結果是較晚期的 *tiaŋ3 取得勝利。

7. 結語

本文探討梗攝開口字庚二、耕二、庚三、清、青五類韻母在現代閩語中的語音演變，我們根據比較方法的原則，從下而上層層建構，結論如下：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同源詞
層次 I	*aŋ / *ak *iak : *iok	*aŋ / *ak *iak : *yok	*ɛ / *ɛ? *ia? : *io?	坑驚井青 / 客隔惕 僻脊益 : 席石液
層次 II	*iaŋ / *iak	*iaŋ / *iak	*iã / *ia?	行驚倩鼎 / 額摘赤錫

上表顯示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有兩個顯著的層次，一是 *aŋ/*ak，一是 *iaŋ/*iak；至於 *ioŋ 則反映上古魚部入聲「席石液」等字未變入梗攝前的格局。

關於如何具體說明方言層次彼此在時間上的相對關係這一課題，本文認為至少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根據同源異形詞的音韻表現，嘗試寫出不同層次所運作的音韻規則，進一步根據音韻演變不可逆的基本邏輯，從規則本身看出層次間彼此的先後關係。這使我們可以推論層次間的相對關係。第二個方法，我們可以運用漢語音韻史歷時演變的知識，比對出不同層次在漢語音韻史上可能的時間。事實上，第一個方法也必須要有古音的知識，因此我們同時參考了上古音與中古音兩個系統。共同閩語既然是漢語的同源語言，分化的時間又相當早，我們將之與漢語音韻史上的兩個階段進行比較，在方法論上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我們在最後一節以「鼎」字為例，用意是要指出語義上存古，語音上卻未必最爲存古。「鼎」作爲食器、烹飪器具這一用法在書面漢語中被其他詞彙取代，但「禮失求諸野」，詞彙失可求諸方言。我們認為共同閩語早晚兩個層次的來源語都保存了「鼎」的早期語義（食器、烹飪器具），它們在共同閩語階段彼此競爭，結果較早的 *taŋ 落敗，只留下較晚的 *tiaŋ³，其結果是使得現在的各閩語方言都使用帶有 -i- 介音的形式。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當詞彙語義證據與音韻規則對應發生衝突時，應當優先以音韻規則對應做爲判斷的標準。

引用文獻

- Douglas, Carstairs. 1873[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ei, Tsu-lin. 1979. Sino-Tibetan 'year', 'moon', 'foot' and 'vulv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2.1:117-133.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Dialect]* 1979.4: 268-273.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by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後收錄於(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246-256。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1992.〈漢語方言史與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1輯:漢語方言,23-39。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收錄於(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188-208。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1997.〈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37-62。台北:學生書局。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95.〈日本吳音梗攝三四等字的讀音〉,收錄於《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122-133。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包擬古. 2009.《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白一平校,第二版)。北京:中華書局。
- 沙平. 1999.〈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9.4:282-295。
- 李榮. 1996.〈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1996.1:1-11。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2001a.《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b.〈論漢語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107-137。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何大安. 2000.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261-271。後收錄於丁邦新主編(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11-2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9a. 〈台灣閩南語本字考證三則〉,《台灣文學研究集刊》5:163-190。
- 吳瑞文. 2009b.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 205-237。
- 吳瑞文, 林英津. 2007.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中國語文研究》2007.1:1-20。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連通, 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倫倫, 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彙〉(一)、(二)、(三),《方言》1992.2:151-160; 1992.3: 230-240; 1992.4:310-312。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4. 《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徐芳敏. 1991. 《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徐芳敏. 2002. 〈古代福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149-17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芳敏. 2003. 《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3.3:199-217。
- 麥耘. 2003. 〈關於“益”、“石”分合的涵義和《切韻》的重紐——與張光宇先生商榷〉,《語言研究》2003.1:40-47。
- 張光宇. 1990. 《切韻與方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2. 〈“益、石”分合及其涵義〉,《語言研究》1992.2:91-99。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振興.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171-180。後收錄於(2002)《張振興語言學自選集》,1-2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 2000. 〈閩語及其周邊方言〉,《方言》2000.1:6-19。後收錄於(2002)《張振興語言學自選集》,21-4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張琨. 1984. 〈論比較閩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415-458。

- 張琨. 1989. 〈再論比較閩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4:829-875。
- 梅祖麟. 1980. 〈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6:427-433。
- 陳忠敏. 2005. 〈論語音層次的時間先後〉,《語言研究集刊》第2輯,207-22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典誠. 1980. 〈關於上古高元音的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80.1:95-103。後收錄於(2003)《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6-16。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黃典誠. 1982. 〈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語言研究》1982.2:172-187。後收錄於(2003)《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208-226。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823-849。後收錄於丁邦新主編(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81-10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2003.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摭」〉,《語言暨語言學》4.1:167-196。
- 楊勇. 1970.《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明倫出版社。
- 董同龢. 1993.《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寧德市志》。福州:中華書局。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台北:三民書局。
- 龔煌城. 2002a.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rj-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漢藏語研究論文集》,125-160。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2b.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漢藏語研究論文集》,161-182。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2c.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r與l複聲母的構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183-21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eceived 11 September 2009; revised 16 December 2009; accepted 28 December 2009]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ruiwen@gate.sinica.edu.tw

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f G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According to Norman's (1981: 69f.) proto-Min final system, G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could be reconstructed in two forms as follows:

Geng Div. II	生 *saŋ ¹ 'give birth', 坑 *k ^h aŋ ¹ 'pit', 客 *k ^h ak ⁷ 'guest'
Geng Div. III	驚 *kiaŋ ¹ 'afraid', 命 *miaŋ ⁶ 'life'
Geng Div. III	井 *tsaŋ ³ 'well'
Geng Div. IV	聽 *t ^h iaŋ ¹ 'listen', 壁 *piaŋ ⁷ 'wall'

Norman's reconstructions, obtain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re accurate and have led to several article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ng She cognates. There are, however, still several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Chinese, Geng She consists of Geng division II (which includes 庚 *gēng* and 耕 *gēng*), Geng division III (including 庚 *gēng* and 清 *qīng*) and Geng division IV (青 *qīng*). Norman's research was restricted to the four forms available to him at that time. In light of new data, his analysis should be re-examined. Second, there are many strata within the Min dialect. Note that Geng divisions II and III share the same forms; Geng divisions III and IV also share the same forms. If this observation is valid, there follow some questions: How do we explain such phenomena? Which form was the earliest? How do we evaluate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se forms?

This article has three purposes: (1) to reconstruct the primary forms of G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 and its reflexes in daughter dialects, and to explore the shift that occurred in the Min dialects; (2) to explain the relative timeline of different strata on the basis of rule order; and (3) to speculate on an absolute chronology for the different strata within Min by contrasting synchronic data against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Key words: Proto-Min, G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comparative method, strata, historical linguistics